



大唐新語卷之四

唐 劉肅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爲秦  
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  
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  
杜如晦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  
法吏不造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  
朕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延官





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爲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恠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卽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爲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爲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常撻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爲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糧太宗大

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騰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聳杜懷恭行以求勲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既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竒術承恩夜遇刺客勅三司推鞠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



勝言善才等伐陵栢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  
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  
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  
株小栢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所  
我父陵上栢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  
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  
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  
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  
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  
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  
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  
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  
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旣無  
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  
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  
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  
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  
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



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  
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  
曲赦之弃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  
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  
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  
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  
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  
刺史竇孝謹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

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堦涕

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

遷季旭給事中龐弃市將就刑龐男希城訴冤於

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在狀停決以聞

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旣

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

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

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



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厨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旣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瑊外戚榮貴奏請迴已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  
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  
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  
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  
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  
昭德進曰懷古推事踈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  
曰陛下法無親踈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  
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  
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  
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閫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  
立知微爲南一作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  
素羸弱不堪一作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  
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  
從之果獲全一作人以為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一一作張所構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  
慎將軍獨孤禱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  
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  
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畧



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  
費功夫遂至許敬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  
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  
等無反狀則天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  
忠以國相流放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  
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樂  
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  
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  
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  
惣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  
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  
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

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其再從兄崔宣謀反者勅御史張行岌按

之告者先誘藏宣豕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

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

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

勘當汝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若俊臣陛下委



臣必須狀實若爾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

為陛下試臣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曾

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即令俊

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

弟思競乃於中橋南北多致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

畧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

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

刺客殺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

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所信委之服役如子同于

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閣入以通于告者告者遽密稱

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素重館

客館客不之知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

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

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

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

競於告者之黨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廣記四百九十四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

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為刑官

大曆新語



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亦明法者  
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  
刑官唯諾以按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  
須監刑史御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  
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  
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  
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  
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召履霜  
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  
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  
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爲姑蔑令  
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  
訴寃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  
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  
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爲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  
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爲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



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

豈得奉詔耶承嘉無以對

報昭道為大理評事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

司農未即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刊

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

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

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金繫在州獄

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

註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

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

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祈哀纔寤覺至于再三乃

召驛吏問之驛吏對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

屍具酒殺以酬之觀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縣備

棹檣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

唐宗朝雍令劉少微憑恃岑義親姻頗驕于貨殿中

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義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

唐記二百六十六



同列曰少徵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  
罪人以侮王法少徵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撫奏辰府錄事闡楚珪望授辰府參軍  
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奏旨王公駙馬所有  
奏請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  
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  
百寮議肅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  
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  
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敘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  
曾不立班朱綬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強直政  
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爲  
王及太宗卽位問群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  
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  
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踈遠者非有大  
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  
別親踈也太宗曰朕爲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



以養已之親也於是疎屬悉降爵爲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  
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  
者不輯之當爲患乃明勝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  
獄者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  
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棗河隋末填塞大鼎  
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  
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  
德滂被大鼎又決長廬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  
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勅  
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  
園葵况臨御萬乘而賣鬻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  
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  
方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  
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



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媿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涓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



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  
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  
時議禁嶺南管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  
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如或禁之豈無驚撓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  
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餽運利  
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  
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  
利也

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  
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  
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誣誤止司  
刑使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佞爲逆人論理  
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毀意不能  
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誣誤表奏持勅配流豐  
州諸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  
汝耶相携哭于碑側齊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



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旣平之後  
將士恃威徵歛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汝南敦亂一越  
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  
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  
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  
越王生耶且脇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綱理  
之也自天兵暫臨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繩墜  
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  
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尚方斷馬劍斬足下當比  
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爲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  
尋徵還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爲立生祠遷內  
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  
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代莫與爲  
比

常景駿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濫景駿審其地  
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饑景駿  
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



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  
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  
命之罪也因淚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  
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  
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  
十歲亦狂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  
未生既無舊思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  
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蹟將  
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  
先令子迷聞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  
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  
爲政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  
室殫匱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  
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  
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其去業故先王之作  
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  
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行



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  
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  
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歛輕徭免窮苦之子  
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  
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  
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  
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  
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子傑曰審如此

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候其後寡婦旣出謂  
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司冀其悔再三喻之寡  
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  
曰某與寡婦有私通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  
殺道士及寡婦便以向棺盛之廣記一百七十一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  
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  
硤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路要遂  
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



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為都督一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為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為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群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為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也

大唐新語卷之四 終

大唐新語卷之五

唐劉肅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刺定州為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為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為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



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  
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  
戰因爲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  
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  
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  
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脚至膝射  
而殺之番死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諡  
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忤政所執以見舉達詞  
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癩  
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  
曰汝識我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  
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  
之古人詔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  
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  
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



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  
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  
稷名位若自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  
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  
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  
所知引弓射之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  
在守厄數謂諸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  
頸以付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

其忠節贈河東刺史

屈突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旣濟河通將  
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  
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  
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  
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  
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  
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土高祖曰忠臣也  
以爲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  
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  
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  
不可以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  
草阪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吉人無  
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  
誠惟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  
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  
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  
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  
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昇入宮中遣醫  
人却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  
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卽  
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  
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  
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



文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  
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韎韐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  
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  
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  
非大帝之恩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  
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  
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  
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於色遂與柬之定策

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戶後從節愍

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在朝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

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官侍郎當入三品

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師善陰陽算術與

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

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納之內爲司禮博士

有疾甚危殆節得三品敬之曰憂其疾亟幸三品也由  
弘師指納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

間必不墜矣皆如其言

廣記七十七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槩與駙馬王同皎  
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  
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  
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  
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  
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  
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  
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  
解其縛柬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  
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爲英  
王素有明斷吾留諸武使自致耳今日事勢既爾  
乃上天之命豈人事乎尋並流放爲三思所害海  
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既而韋庶人  
與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意倒  
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鄆縣爲宗楚客之黨所  
害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



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卽位悼太子殞身狗難下詔曰曾氏之孝

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歷考

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羅構

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

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寃以抒

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

處訥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

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

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

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

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諄之且往者則

天欲立相王爲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

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構虛中宗

納其言乃止

十起未詳

###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



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  
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  
就執事豈以兩兒爲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  
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可  
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  
後漢書慕張綱爲人因改名曰綱字文紀周齊王  
憲引爲叅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  
躬自理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

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  
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  
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  
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  
耶文帝奇之擢爲尚書左丞周齊王女嬀居綱以  
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  
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  
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

王屋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  
吏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王至順陽門泣拜而去  
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  
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  
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  
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  
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  
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  
事以見賊徒謂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  
節死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菓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  
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  
有毋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國  
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



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嘗所害苦志寬亦有  
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  
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  
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五石則毆死貞觀初君則  
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  
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剗  
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曰陳州司以其擅殺問  
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  
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讐不同天  
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耻旣  
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  
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  
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  
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褻傲爲時輩所嫉  
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群寮不叶司馬周



李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  
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醢密懷刃  
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  
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  
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  
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  
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  
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  
寒跣履霜脚指皆墮旣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  
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所構遇害時人  
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尚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  
十八萬與吐蕃將諲欽陵戰於青海王師敗績審  
禮沒焉審禮諸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  
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  
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  
從徒跣萬里護視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庭嘉之



贈審禮工部尚書諡曰悼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於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匡救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葢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藜葦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旦如雞子數日鷲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鷲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告其賊者勅監察楊汪按之



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瑄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瑄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時人皆矜琇等幼穉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問欵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讐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瑄琇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勝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冢數所於其所其爲時人之



大唐新語  
卷之五  
所痛悼者如此

大唐新語卷之五終

大唐新語卷之六

唐劉肅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  
幸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  
勣亦年老雖欲長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  
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卧東西壁一牀而已  
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

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  
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  
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  
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  
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  
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  
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  
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  
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  
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  
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  
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  
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  
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  
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  
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  
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



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初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已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櫛棣花重發鶴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賊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讐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



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  
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  
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  
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  
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庭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  
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  
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大學博士  
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  
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旣貴每懷  
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  
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  
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  
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  
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情容  
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  
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



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舍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

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竭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



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  
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狐皇后勞之曰大  
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  
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  
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  
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  
非吾所及也素時勲畧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  
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  
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嗟賞

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  
記室叅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  
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  
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於雋  
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  
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  
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



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捷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於止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

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案不可止也將軍卽不聞

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迓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



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動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

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



今慙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  
至陳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  
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  
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群  
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  
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兄風乃由是召拜  
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

德為詹事府

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今狐德菜袁朗等  
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  
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  
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  
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  
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為德弘益實深故云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為大也  
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  
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  
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字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  
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  
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  
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  
閱之喜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  
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奔任  
昇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姓謂之曰汝吾無  
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  
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  
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  
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  
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今兩人同赴上  
京俱擢第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  
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



因泣下市人爲之歎歎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  
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  
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  
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  
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  
判佐工部尚書闔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  
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  
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  
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  
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  
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  
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卧  
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  
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  
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  
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



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躓餘而最壽者夫速登  
 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  
 四人而達後各從宦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  
 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  
 通事會人注畢下階敘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  
 為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  
 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  
 相所言

魏元忠為一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  
 之宋璟時為鳳閣舍人謂峻曰魏公且全已爾今  
 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  
 而獲罪峻為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  
 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  
 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  
 甄錄也俗號考終為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  
 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為之詞曰考秩已終  
 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之聚糧之資食



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

業放於番禺

匿志

州叅軍敬元禮家吏按獲之與元

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

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 我得已

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

使路敬潛屈於境部人以

爾書旌敬潛嘆曰

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爾書旌賞或問思

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

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

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

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

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

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荆

大唐新語



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  
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  
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  
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  
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  
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  
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  
猶未用也則天曰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  
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  
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  
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  
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  
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崔玄暉等誅討二張  
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  
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  
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  
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



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  
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  
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  
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  
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峻爲桂州都  
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  
索之峻終不遣湜又切逼峻遣幽求峻報曰劉幽  
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  
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峻曰吾忤大臣而見  
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峻曰足下所犯非辜明  
也峻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  
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  
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  
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  
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  
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瓌



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佛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即未有含蓄意所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鬼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曰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旬之無狀



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  
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  
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  
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  
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  
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  
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  
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  
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  
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尚簡  
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  
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  
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  
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  
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  
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  
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止出爲晉州刺史甚有



異績晚徒失職爲太平公三土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回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詵爲給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卽父子猶尚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